清史稿/卷49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四百九十

清史稿
卷四百九十一
作者：章鈺

卷四百九十二

列傳二百七十八

忠義五

王淑元高延祉黃為錦瑞麟曹燮培楊映河等

劉繼祖翟登峨等劉作肅沈衍慶李仁元李福培王恩綬

李右文從弟載文李榞陳肖儀萬成袁祖德李大均

於松尚那布李淮唐治鍾普塘等林源恩唐德昇

畢大鈺湯世銓劉福林謝子澄周憲曾等文穎徐鳳喈等

張積功傅士珍瞿濬冒芬施作霖韓體震德克登額

蔣嘉穀鄧玲筠承順托克清阿馮元吉

平源張寶華王泗週來豫餘寶錕王汝揆

王淑元，字秋查，浙江鄞縣人。以舉人知縣，分發廣西。歷權柳城、雒容、平南、馬平等縣事，授博平，調天保。會臨桂縣民以糧價重不輸稅，大吏欲懾以兵，淑元在省，進議曰：「民固有所苦，得平自服。」遂調臨桂。既蒞任，為汰浮收，民便之，無逋賦者。

道光季年，粵匪洪秀全始謀逆，其黨李嘉耀潛入省垣煽土匪內應，發覺，淑元鞫得餘匪匿所，悉數掩擒，敘功昇龍州同知，以肅清會匪獎知府銜。二十九年，擢太平府知府，旋任龍州。時廣西巡撫鄭祖琛懦而黯，群盜蜂起，輒務諱匿。三十年，賊潘寶源等來犯，淑元率練丁禦諸距州十里之灣道，以次子光頡自隨。戰不利，雨甚，藥濕砲不及發，因退回城。及門，賊已由間道入，擁眾逼官廨。淑元立堂上，罵不絕口，呼家眾殺賊。賊斫淑元僕地，擄之去，光頡奔奪，賊殺光頡，而投淑元於勤村河。盜去三日，始出之，身首皆裂，獨面色如生。

高延祉，字筠坡，浙江蕭山人。由舉人充官學教習，期滿，用知縣。道光二十一年，英夷犯浙江沿海，舉行團練，延祉率義勇為前驅，擊毀夷船。咸豐元年，揀發廣西，與都下親友別，即以致身奉國自誓。尋署隆安縣事，土賊陸鵬理與其黨乃利中、凌阿東等，屢為邑害。延祉集團練，遣間諜，以計誘殺鵬理，捕獲其家屬黨與二十餘人，並毀利中巢窟及塚。阿東亡命，謀復仇，糾眾千餘，據白山之感墟，與歸德接壤。延祉偕歸德土知州黃為錦率練勇四百進攻，沿途搜戮賊探多名，行抵袍墟，距感墟十餘裡，遇伏，軍潰。复激勵練勇奮擊，殪匪二百餘。賊眾蜂至，延祉挺刃督戰，被賊矛中腹遇害，為錦亦戰死，僕隸多殉之者。

延祉任隆安七十餘日，無日不在外治戰事，居縣廨僅數日耳。民感其保衛之恩，爭賻其孤，孤；乃以其貲建祠祀之，以從死之僕隸、壯勇附。同治十一年，追謚壯節。

為錦，山東人。

瑞麟，白氏，漢軍鑲白旗人。由謄錄議敘巡檢，道光五年，選廣西鎮峽寨巡檢。調主簿，擢州判、知州。咸豐元年，授西隆州知州。咸豐二年二月，洪秀全自永安犯桂林，敗竄全州，瑞麟已卸州事，繼任知州曹燮培知瑞麟才，深相結納，約共守禦。時都司武昌顯以楚兵四百援桂林，道經全州，燮培留助守。四月，賊薄城下，發砲轟擊，斃賊甚夥。

越日攻益急，歷十一晝夜，提督餘萬清、劉長清來援，分駐城北太平堡，城西魯班橋，距十五里外，牽制弗能進，守者憊甚，子藥不繼。賊穴城，地雷發，城崩，賊乘入，千總葉永林、把總張元福死之。瑞麟素驍勇，遇賊中衝，手刃數人，力竭身死。燮培亦巷戰死。

賊攻城時，多死傷，恨甚，城陷，屠之，焚屋舍幾盡。文武官紳同時死者：署全州營參將楊映河，把總卜有祥，解餉官四川知縣盧金第，安徽府經歷陳堯，湖南游擊餘遇升，都司武昌顯，千總田慶華、馬瑞龍，把總盧先振、黃志林、韓大興，外委孫紹全、楊清麒、田宏義、楊大賓、龔心仁、田宗南，武舉唐殿試，生員蔣成龍、金建勳，武生張以敬，幕友黃柏彬、祝永文、硃福坪、周希齡、孫培駒、楊菱舟、金家駒、硃澤，凡三十餘人。學正農賢託，年七十，甫歿，棺　毀，妻殉之。瑞麟諡壯節，與燮培並贈道銜，詔祀京師昭忠祠。建專祠全州，曰愍忠，祀燮培及諸死事者。

燮培，字理村，浙江仁和人。選柳州通判，攝西隆州、賓州事，除東蘭州知州，權全州。性倜儻，有吏才，不拘節目，聲伎滿前，然無廢事。或規之，引文信國公少年時事自解，曰：「他日能學文山足矣！」人謂燮培無負素志雲。

時死廣西者，又有署永安州吳江龍門司巡檢馮元等。

劉繼祖，江西玉山人。增貢生。道光十一年，以同知分福建。十九年，除淡水同知，以憂去。服闋，借揀知州，發廣西。二十七年，授永康，尋署藤縣。時灌陽、平樂、陽朔等處匪徒肆擾，偕知府張熙宇督剿，殲擒殆盡，進知府。咸豐元年，金田賊敗竄大黃江，繼祖率水陸壯勇乘夜攻擊，焚其巢。以所部練勇失鈐束，奪職。四年，巡撫勞崇光奏請留藤協辦團練，尋艇賊梁培友糾眾攻藤，繼祖偕知縣翟登峨等嬰城固守，設間出奇擊卻之。旋以土賊馮六、戴九等接踵至，據河干，盡焚沿岸舟，鄉團來援者不得渡。賊眾兵單，城陷，繼祖受重創，與登峨子襄採、團長梁文軾等巷戰，力竭，死之。登峨被擄，罵賊不屈，被害，棄屍於河。典史冉正棠鬥死獄門。詔复繼祖原官，賞世職，登峨以次死者卹有差。

登峨，字眉峰，山東章丘人。進士，截取選藤縣。

劉作肅，字敬亭，奉天承德縣人。道光元年舉人，選知縣，授天河縣。歷寧明知州，兼明江同知。咸豐三年，賊眾萬餘攻城，相持五月餘，解圍去。以城守功加知府，賞花翎。

六年，署太平知府，賊屢來犯，禦卻之。十年，復來。城中無儲粟，賊圍亟，守陴者皆走。城陷，作肅投池，水淺，不能死，為賊擁去。以其居官清廉，不忍害之。作肅乃吟絕命辭，絕粒死。其弟與僕姚云、吳貴同殉。妻趙及子家祥、女等皆先自盡。以子家鳳被執不屈死，卹如製。賞世職，建祠府城，二僕並賜卹。

沈衍慶，字槐卿，安徽石埭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以知縣發江西，署興國，補泰和。二十五年，調鄱陽，縣濱湖，盜賊所出沒。衍慶編漁戶，仿保甲法行之，屢獲劇盜。俗悍好鬥，輒輕騎馳往，竭誠開導，事浸息。兩遇水災，盡力賑撫，存活無算。舉卓異。咸豐二年，粵匪陷湖北武昌，衍慶請兵守康山，控鄱陽門戶。三年，九江陷，謠言四起，居民逃亡，不可禁止。衍慶率練勇巡東門，見糧船中數百人譟而前，衍慶手刃二人，餘黨慴服，人心始定。賊圍南昌，巡撫張芾檄衍慶赴援，會合省防諸軍與賊戰，大破之。賊將東竄，衍慶慮賊犯鄱陽，請於巡撫，馳歸。時樂平令李仁元攝鄱陽事，同商守禦。賊至，與仁元同力戰，城陷，死之。贈道銜，立祠鄱陽。

仁元，字資齋，河南濟源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內閣中書，改知縣。咸豐元年，授樂平。民俗剽悍，以禮讓教之，多感悟。有素習械鬥者，仁元曰：「民不畏死，然後可以致死。今天下多事，正此輩效順之時也。」簡驍健得六百人，日加訓練，土匪畏之，斂跡。樂平與鄱陽為鄰境，仁元政聲亦與衍慶相埒，至是南昌戒嚴，衍慶助剿，仁元移攝鄱陽以代之。未幾，衍慶以防賊擾，馳歸縣。因仁元父母妻子在樂平，亟趣仁元去。仁元曰：「賊旦夕且至，臨敵易令，是謂我不丈夫也。」遂議並力戰守。值久雨湖漲，城圮，無險可攖。於是審度地勢，衍慶軍南門，仁元軍北門，為犄角。部署甫定，賊揚帆大至。麾軍燃砲，碎賊艦，賊繞東門登岸，入城，衍慶迎擊，賊稍卻。又繞而北，仁元率樂平勇巷戰，矛刺仁元，踣，臠割之。所部猶力戰，死者過半，卒得仁元屍以出。

初，樂平土匪度仁元去必復來，伏不敢動。及聞殉難，乃倡議迎賊。仁元母顧其婦及女曰：「禍將及矣，曷早計！」皆死之。城陷，仁元父及弟並不屈死。事聞，詔贈知府銜。與衍慶合祠於鄱陽，別於樂平建仁元專祠，父予墀、母陳氏、妻金氏、弟誠元、妹三人、妾楊氏及僕、婦等均附祀。

李福培，字仲謙，江蘇無錫人。道光二年舉人。會試十三次不遇，考教習，補左翼宗學教習。期滿，用知縣，咸豐元年，選授廣東從化縣。時廣西賊起，廣州為賊出沒所，從化界連七邑，距府城百七十里。四年，賊偪廣州，福培以花縣之石角及縣境之太平場為從化及諸邑屏障，請大府屯兵二千，兼可斷賊糧道，不報。乃自募壯丁數百人，與典史

趙應端及從弟性培分將之。七月，賊數千直薄城下，福培登陴固守，率兵民力戰，凡七捷，斬八百餘級。九月，援賊大至，急解縣印授其子送省會，而誓以死守。賊舁砲攻城，裂數丈，賊蜂擁入。與應端、性培等巷戰，身受數傷，退至學宮尊經閣，猶投石殪賊，賊焚閣，三人同死之。僕週鏞、勇丁蘇兆英等皆殉難。卹福培贈知府銜，建專祠，特謚剛烈。福培就義處有血影漬地，如人形，濯之愈顯，後任建石欄護之，榜曰「忠跡昭然」。

王恩綬，字樂山，亦無錫人。與福培為中表昆弟。少以諸生受知巡撫林則徐，招入節署讀書，稱為篤行君子。道光二十九年順天鄉試舉人，考充宗學教習，勤其職。惠親王稽察宗學，語人曰：「不視此職為具文，孜孜不倦者，王教習一人而已。」期滿，以知縣候選。恩綬幼與福培同學，長以氣節相砥礪。同居京師，夜分論時事，慷慨罵諸將吏棄城與軍，輒面發赤。戟手搏案，聲震鄰舍，僮僕為驚起。福培仕廣東，恩綬與之書曰：「大丈夫當此時，與其老死牖下，孰若埋骨疆場耶？」及福培殉，益躍躍欲得一當。

咸豐四年秋，武昌克復，大吏以湖北缺員，請吏部揀發選人。方是時，武漢再陷再复，寇尚蠢蠢至，選人皆畏沮不欲行，多稱疾謁假。恩綬慨然曰：「若仕必擇地，則夷艱搘危杖節之士不復見於今世矣！寇何由平？」冠帶往聽旨，果發湖北。或言「寇深入，道且梗，盍徐徐行」。恩綬不可。攜一子一僕，間道疾驅，五年二月始至，則武昌已被圍。巡撫陶恩培嬰城守，兵弱餉絀，勢岌岌不保。官吏藉口出請援師，乞大吏檄引去者相屬。布政使胡林翼駐師城外，恩綬往謁，林翼惜其才，留贊畫軍事，恩綬辭，竟縋城入。恩培詫曰：「此旦夕死地，人患不得出，君獨患不得入，今何時，乃有此義烈男子耶？」溫語慰遣之曰：「君無守土責，尚可出，就胡營，留此身以待用。」恩綬固不可，遂奉檄登陴守禦，翼日城陷，恩培殉黃鶴樓。恩綬與武昌府知府多山督兵巷戰，同時死之。仲子燮及二僕皆殉。

明年冬，武漢克復，當事以恩綬死事狀上聞，得旨賜祭葬，予謚武愍。既而御史汪朝棨疏言：「恩綬無守土責，而視死如歸，不特與草間偷活判若天淵，即較之城亡與亡亦分難易。且忠孝一門，僕從皆知赴戰，尤足扶植綱常。請於本籍建專祠。」會巡撫郭柏蔭亦疏請建祠武昌，詔並許之。

李右文，字伯蘭，順天通州人。道光十一年舉人。咸豐三年，選授湖南東安知縣。粵匪犯天津，留辦本籍團練，以功賞知州銜。五年，赴官，值湘南道梗，諸弟馳書尼其行，不聽。至楚，權新寧。邑屢被寇，戶口流亡，右文招集撫循，凋敝以振。七年，以最調

祁陽，時從弟載文殉難廣西，弟复馳書勸歸，慨然曰：「死生命也，脫捐頂踵報國，是得死所也，何慮為！」尋回東安任。八年，湖南境賊退，右文謂眾曰：「賊敗他竄，不可恃。」亟訓練民團，置倉穀數千石，備不虞。

九年春，石達開由江西回竄湖南，逼近東安，新寧紳眾數百人來迎，請避賊新寧。右文曰：「吾去，誰為守此土者？」已，復請護家口出境，又曰：「是為民望也。」卻其請。眾泣，誓死不忍去。三月，賊麕至，城卑，四面皆山，賊環瞰之。右文集城中官民登陴固守，親冒矢石，曆七晝夜，轟斃城下賊甚夥。城陷，與賊巷戰署東，身被重創，猶手刃數賊，力竭遇害，賊燔其屍，僅得脊骨歸葬。子傑、妻郝、子婦王，及僕婢，皆從死。新寧紳眾數百，亦先後戰死。詔視道員例賜卹，建祠本籍，隨殉親丁、紳勇附祀。

子傑，字小蘭。縣丞。有幹略，侍父湖南，襄督練勇，進知縣。方賊之回竄也，右文知不免，作書與諸弟訣，命傑齎往，意欲生之也。傑不忍去，又重逆父命，潛避署左右，觀賊變。賊至，率練勇守南門，城陷，聞警馳父所，未至，遇害，屍同被焚。視同知例賜卹。

載文，字潞帆，右文從弟。道光二十四年舉人。三十年，以知縣發廣西，咸豐元年，權馬平縣。時洪秀全犯桂林，馬平賊李志信響應，載文率兵剿捕，殲之。尋調平南，五年，艇匪梁培友由梧州上竄，陷潯州，擾平南，載文御之渡口，砲轟沉其船，追擊斃匪無數。賊屢分撲南北岸，悉卻之。累以功擢同知直隸州。

六年五月至七月，賊麕至，水陸環攻，載文偕參將曾廷相、張遇清，都司唐文燦等，嬰城固守，困重圍七十餘日。乞援、乞餉，告急文數十上，大吏但空言慰藉。載文知事不可為，遣親僕間道以縣印檄送桂林，獨激勵兵勇與賊相持，教諭傅揚清，把總呂耀文，生員傅揚芬、吳國霖先後戰死。賊攻益急，載文中砲傷腿，痛哭，北面頓首曰：「臣力盡，惟以一死報國，然不忍百姓屠戮也。」縱之去。千總方源開城私遁，賊乘隙入。載文、廷相率勇巷戰，手刃數十賊，力竭，自剄不殊，賊擁至船中，抗罵不屈，並臠割之。

是役也，遇清守北門，持大刀斫賊三十餘，被賊攢刺無完膚，死。文燦守南城，率外委張珽巷戰死。守備張彪守火藥局，燃火轟斃賊百餘，亦戰死。載文、廷相死尤慘。先是巡撫勞崇光奏薦載文堪勝道府，兵部侍郎王茂蔭亦奏保循聲卓著，擢桂林遺缺知府。命下，載文已遇害。贈太僕寺卿銜，賞世職，建祠本籍。同治十年，追謚壯烈。

李榞，字紫藩，安徽宣城人。以監生入貲為知縣，道光二十六年，選授湖北公安，賑災有惠政。調孝感，再調鍾祥。咸豐二年，粵匪自長沙躪岳州，犯武昌，所在奸民競起，鍾祥馬騾子、襄陽郭大安、天門蓋天王皆盜魁，黨眾大者萬餘，小乃數千。榞教練壯士千餘人，捕馬騾子及其黨數十人斬之。偵知郭大安方謀以眾投粵賊，設伏間道擒之。乘大霧掩擊蓋天王，悉俘其眾。時武昌、漢陽相繼陷，上游諸郡帖然無恐者，榞平諸盜力也。既而武昌复，大吏上榞功，擢荊門州知州，調署江夏縣，鍾祥民萬眾攀留不得。

會粵匪林鳳祥等北犯，其後隊自河南折入湖北，陷黃梅，趨麻城。榞率提標兵千人往援，擊賊黃岡之鵝公頸江口，大破之，窮追至安慶，與安慶兵夾擊，殲賊殆盡。還值宿松警，复破賊下倉埠，詔以知府升用。踰月，賊復自江西大至，寇廣濟之田家鎮，大吏檄榞往，連戰皆捷。最後戰，他將懦不進，榞率所部渡江擊賊。賊敗走，孤軍追賊，至興國州富池口，賊知榞軍無繼者，分舟中賊登岸襲其後。榞引就水軍，水軍走左，陷淖中，與所部二百人皆鬥死，咸豐三年九月十日也。事聞，贈道銜，予世職。公安、鍾祥之民，家祭巷哭，奉木主祀之。

始榞為縣，所至必於其地夷險豐耗、民俗醇訛、姦蠹根株、人所疾苦盡知之。為治行之出於至誠，人樂為用，原效死力。及其殉難，久而思之。同治二年，湖北大吏復奏榞死事甚烈，在官政績尤著，請宣城及死事所建專祠，詔可，予謚剛介。

陳肖儀，字幼泉，江西弋陽人。嘗遭母喪，扶柩舟行江中。夜火發，四面皆烈焰，肖儀以身伏柩上，隨江流飄蕩，不死，柩亦無恙，一時稱奇孝。年十九，官湖北縣丞，擢廣濟知縣。咸豐三年，粵匪破田家鎮，去縣七十里，縣故無城垣，召募鄉兵，皆望風走。肖儀知事不可為，持刃坐堂皇，賊入，數其罪，即抽刃自剄，未殊。賊縛之，曳於市。子恩藻奮臂擊賊，賊立殺之，肖儀罵益烈。賊鑿齒刳頰，膚盡見骨，三日乃死，賊解其體為五。縣民悲憤，賊去始斂焉。

萬成，滿洲鑲白旗人。道光二十四年舉人，揀發湖北知縣，署漢川，調安陸。咸豐四年，匪由武昌北竄，陷雲夢。時總督台湧駐兵德安，萬成陳戰守二策，湧不能用，欲退守三關，徐圖克復，且諷與俱去。萬成垂涕曰：「棄而不守，如百姓何　　？與城存亡，守土之義也！」其僕复勸之，並以主人無嗣為辭，萬成厲聲曰：「我家世受國恩，若臨難偷生，無以對國家，即無以對祖、父！」遂致書邑紳曰：「禍在旦夕，誰之責歟？一死塞責，不可為臣；有辱於親，不可為子。原不歸櫬於先人之墓，留葬於此，以志吾恨。」是夜警報沓至，萬成召團練諸紳，告以在城兵勇俱隨總督北發，己當以死守城。又知事

必不濟，復作絕命書，與士民訣，略曰：「賊已至雲夢，勢必來德安，我惟攖城固守。不能，則以死繼之。諸君不我遐棄，能尋我遺骸，葬於碧霞台下，常此北望神京，則九原之下，感不忘矣！」逾日，賊距城二十餘裡，台湧擁兵徑去。萬成謁知府議救急策，甫出署，紅巾賊數十突至。知城陷，抽佩刀與戰，手刃數人，力竭死之，賊焚裂其屍。德安复，縣民卒收葬殘骨於碧霞台下，以遂其志。

袁祖德，字又村，浙江錢塘人。祖枚，以詩文名，官江寧，因家焉。祖德早慧，入貲為江蘇寶山縣丞。兵備道某稔其才，以上海縣令姚某漕事詿誤去，檄祖德擢縣事，且代姚辦漕，未五月，難作。先是縣中團練多閩、廣無賴，本地遊民和之，漫無紀律。粵匪據江寧為偽都，人心益搖，於是小刀會起事。小刀會者，即無賴遊民所結合，黨羽散佈，官役皆為耳目。道故粵產，謂中多粵人，置不為備；先發難嘉定，戕縣官，道仍不為備。咸豐三年八月初五日為上丁祀事日，黎明，祖德肅衣冠出，賊蟻擁入署。一賊號小禁子者，祖德嘗因案懲之，首犯祖德，刃交於胸，被十餘創，罵不絕口，死。

守備李大均得訊，躍馬呼殺賊，手無械，不能戰，自經死。

於松，漢軍正黃旗人。以廕授藍翎侍衛，出為江蘇松江糧廳。咸豐元年春，南漕改海運，漕船水手將譁變，大吏檄松資遣，變遂定。明年，大吏復以資遣事檄松，時粵賊已踞江寧為偽都，水手環而嘯呼，勢倍前。松為上息內閧計，藉其精壯而訓練之，不旬日，得勁卒二千人。會向榮躡賊圍江寧，江蘇境內稍安。六年，率所籍卒從巡撫吉爾杭阿剿鎮江，既成營，搏賊銀山下，戰屢捷。鎮江賊仰息江寧，既屢創，閉壘，潛略高資鎮。松以千人馳擊，渡夾江，平賊營。改攻鎮江城，以眾夜薄城下，梯垣縱火，潮勇噪而驚賊。賊起，燃巨砲，登者紛墜。松督隊在前，鉛丸中額，僕牙旗下，旋卒。潮勇故剽椎名盜，居嘗啗賊金，故為賊用，敗官軍。松死，麾下士千餘人，悲憤痛哭不忍聞。

尚那布，國羅落氏，滿洲鑲黃旗人。咸豐三年，由舉人揀發江蘇知縣，八年，署溧陽。僕從蕭然，日集士紳議戰守，不退食。兵勇踐境，親立城卡彈壓，出境乃已。創義學，築舍數十楹，集諸生講肄，購田百餘畝供膏火。修葺文廟，庀材鳩胥，捐廉為之倡。疏濬城河，懋遷稱便。迭以軍需籌防、催徵力最，賞知府銜。十年賊陷廣德，溧陽界其北，尚那布誓死守。賊眾逼城下，急切無援，督練勇擊賊退。未幾，賊復大集，攻城愈迫，越日城陷。尚那布厲聲叱曰：「我溧陽知縣，練勇殺賊，我作主，速殺我，勿傷百姓！」遂遇害。卹贈太僕寺卿銜，賞世職。時署金壇縣知縣李淮同以城陷殉難。

淮，字小石，浙江鄞縣人。固守至百餘日，賊乘霧登城，淮朝服坐堂皇，罵賊死之。

唐治，字魯泉，江蘇句容人。道光五年舉人，大挑知縣，分安徽，補桐城縣。歲大水，請帑勸分，按口賑施，不假手胥吏，一月鬚髮為白。調祁門，舊有東山書院，生童膏火取給鹽釐，治別籌捐項充經費，士商兩便之。又立義廒，積穀至數万石。時粵賊據江寧，安徽改省治廬州，賊船上下無所忌。上書陳利害，不報；祁門無兵，依山為城，徽州以富名，賊欲圖徽，必道祁，請以兵守，又不報；而祁之奸民前苦治嚴緝者，遂為賊鄉道。道光四年正月，賊入縣屬樺根嶺，治招集團丁，激以大義，誓共城存亡。時大洪司巡檢鍾普塘亦帶勇入城協守，賊偪西門，治督眾登陴迎戰，砲轟斃匪數十人。大股猝至，城遂陷，猶奮勇巷戰，力竭馬蹶，與普塘同時被執。誘降不可，凌辱之，不屈，以禮遇之，終不食飲，卒罵賊死。普塘同時遇害，沉屍於河。

普塘，紹興人。賊欲說降之，曰：「吾年逾六十矣，即不知羞恥事，能再活六十餘耶？」傳其罵賊尤烈雲。同治二年，曾國藩請於祁門建專祠，以鍾普塘附祀。

賊躪安徽，守土吏殉節死者，又有泗州知州鄭沅，六安州知州金寶樹，蒙城縣知縣宋維屏，望江縣知縣衛君選，盱眙縣知縣許垣。沅，順天大興人；寶樹，江蘇元和人；君選，河南趙城人；垣，江蘇上元人；維屏籍未詳。

林源恩，字秀三，四川達州人。拔貢生。舉道光二十三年順天鄉試，咸豐元年，選湖南平江縣知縣。二年秋，粵賊犯長沙，瀏陽、通城匪徒皆為亂，三縣皆與平江接壤。源恩詰姦守隘，如防禦水，截然不得蟄。江忠源以為才，保奏知州銜　　，又以書播告士友，道「林某堪軍旅」也。時曾國藩治兵長沙，檄源恩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。旋有他賊自崇陽、通城犯平江，檄源恩回援，壁北鄉之上塔市。三月四日，賊大至，環源恩壘，源恩逆戰，大捷，追奔數十里。既而塔齊布、胡林翼師克通城，平江解嚴，師別剿，則賊仍麕至，源恩屢戰卻之。會有忌源恩者，功不得敘，又別摭他事中之。源恩憤甚，詣大府自陳，而謇於辭，卒莫能自達。

遂從國藩九江軍，命治羅澤南糧台。乙卯春，從克廣信，賞花翎。又治塔齊布糧台，旋任水師營務。十一月，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、姑塘之南，而江西巡撫聞源恩賢，飛檄至南昌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營者。源恩在廬山，又與共事武夫不相能，憤彌甚，嘗獨歎曰：「丈夫一死強寇耳，終不返顧矣！」

明年，石達開犯江西，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。六年三月，李元度率師自湖口南來，源恩與鄧輔綸自南昌而東，兩軍會於撫州，克進賢東鄉，進破文昌橋堅壘五，赭其巢。既薄城，源恩壁南門，元度壁西南隅，相去四里。賊嬰城拒守，堅不可拔。當是時，江、楚道梗，瑞、臨、袁、吉四郡無一官軍。援賊不時至，　　至則合城賊來犯，所部迎擊三十里外，輒重創之，破賊壘者九，大小戰五十有六，皆告捷。然部下血戰久，疲不得休，裹創者十之三，病者十四五。會輔綸中蜚語去，在事者多告退，源恩勢益孤，餉日絀。

宜黃、崇仁兩縣來乞師，謂克宜、崇則能拊撫賊之背，且勸士民輸餉，可得十數万。源恩與元度遂分江、楚軍共五千徇西路。九月三日，克宜黃，九日，克崇仁，俘斬各數百。忽皖賊數千自景德鎮來援，急撤宜、崇軍，官民苦留不遣。將士亦以久飢甫得一飽，不能行。賊趨撫州，十六日，扼河而戰。水涸，賊騋馬飛渡，追而敗諸城下。

先是源恩所部之右護軍遣赴崇仁，留三百人守壘，賊诇知之，詰旦出犯，先陷右軍，遂圍源恩壁。源恩慷慨諭將士曰：「好男子，努力殺賊，無走也！」眾皆應曰：「惟公命。」都司唐德昇馳入壁，掖源恩上馬，源恩曰：「此吾死所也，子受事日淺，其行乎！」德昇曰：「君能死，吾獨不能死耶？」從容解金條脫畀其從子某，曰：「若馳去，吾與林公死此矣！」壘破，源恩手劍鏦賊，力竭，死之。德昇素驍健，格殺十餘賊，始被害。從死者三百餘人。源恩年僅四十。追贈道員，賜卹如例。

德昇，字彥遠，寧遠人。舊隸副將周鳳山部下，以十五日奉檄來軍，十七日及難，贈游擊。

畢大鈺，湖南長沙人。咸豐二年，以附生守長沙南關，粵賊砲轟城塌，大鈺斂空棺實土為牆，頃刻成三十餘丈。隨提督鄧紹良堅拒八十餘日，殲賊數千。賊自湖北迴竄，湘潭、靖港均陷，大鈺復以防省功選用府經歷、縣丞。湖北崇陽、通城陷，大鈺复領兵赴剿。諜知賊由平江搗長沙，絕饋道，厲兵為備，賊不得逞。行軍禁騷擾，一蔬一木無妄取。通城亂久無官，為立團防，鋤土匪，通人安業。因其歸，報金巨萬，大鈺卻不受。四年，保用知縣，授浙江仙居知縣，案無留牘。地瘠民貧，逋賦多，大鈺在官，民爭輸納。尋捐知府，浙江巡撫何桂清留筦糧台，檄赴於潛防堵。又以開化疊警，調防婺源。初戰屢捷，尋賊以三千人圍南關，大鈺偕胞侄候選通判榮清合剿，賊大至，力竭，均死之。卹贈太僕寺卿，賞世職。

湯世銓，字彥聲，順天大興籍，江蘇武進人。道光二十六年舉人。咸豐三年，以知縣發

浙江，七年，署開化縣。時粵匪闌入浙境，由常山窺開化，委署者多不肯往，世銓獨毅然請行，至則募勇防守。八年三月，賊首石達開擾浙，衢州鎮總兵饒廷選戰敗，遂偪開化。世銓聞警登陴，賊突至，城陷，世銓拔佩刀自剄，為紳民奪刀擁出，不得死。陰約各都結團，且飛書請兵，會鶴麗鎮總兵週天孚督軍追擊，賊奔處州，世銓率團沿途截殺。

六月，縣城复，仍因失守褫職，代未至，仍帶勇守禦。七月，賊由常山復攻開化，江蘇候補知縣劉福林帥鄉勇方檄赴寧國。世銓請於大府，留籍防禦，而以城守囑縣丞某，且出印印其衣，畢，遣人賫印至府授代者，遂出禦賊於華埠。賊至，疊擊敗之。會貴州定遠協副將硃貴統兵三千夾援，戰失利，世銓急整隊出，倉猝不能成陣，力鬥，與福林同歿於戰所。以印衣覓得屍，胸腹腰肋創十數。勇目方忠同死於其側。事聞，復原官，卹如例，給世職。

謝子澄，字云航，四川新都人。道光十二年舉人，大挑知縣，分直隸。咸豐元年，署無極縣，二年，補天津。天津地濱海，獷悍難治，市有所謂「混混」者，健武善鬥。子澄至，見前令系諸混混，歎曰：「是奚不可化者？」籍其名，縱之。未幾，縱者閧於市，子澄按名捕，殛其魁，地面遂靖。時粵匪出擾湘、漢，順流而東，遣酋林鳳祥、李開芳分兵渡河，莫測所向。人方謂南北道隔，賊不敢犯，子澄深以為憂。捐金倡團練，召所縱諸混混，以周處故事喻之，眾皆為用。回民劉繼德复集回民千餘人應之，遂率赴教場，授器械，教戰陣之法，其妻亦撤簪珥以助。長蘆鹽政文謙歸財與糧，隨時協濟，子澄得一意練兵。

未幾，賊圍懷慶。踰月，渡臨洺關，總督納爾經額帥師遁，遂經順河、柏鄉、欒城入深州。主閫者務持重，雖數奉詔夾剿，而習於潰逃，數避賊。其奮勇者尾追數千里，氣亦餒，賊勢益橫。又經獻縣、交河，以薄滄州，滄州號有備，亦為所拔。津地大震。

九月，賊至梢直口，大吏不知所為，議嬰城守。子澄以負郭居民數十萬，不應棄之，力爭。遂用沿河棹小舟以火器取野鶩者，又火會會眾萬人，合水陸拒賊，而別向火會首事張錦文籌貲。先是錦文輸家財濬壕，壕成，運河水大至，環城窪下成巨浸，而葡萄窪尤甚。子澄阻壕守，渡壕擊賊。賊酋開山王小禿子手黃旗指揮，迅奮剽疾，能一躍丈餘，避槍擊。子澄先伏打野鴨船於岸外，賊以為民船也，呼渡，船槍發，殪小禿子，群賊奪氣。伏舟進擊餘賊，血流染波。日晡，軍餒，錦文又齎糗糧至，戰益奮。勇目余鵬龍等相繼陷陣，复斬級無算，賊遁。是役也，子澄功最，旨以知府用，留本任。

時賊退踞靜海及獨流鎮，子澄奉調赴勝保營，列營河西。賊由獨流出撲，屢擊退之。嗣靜海賊傾巢出援，子澄追剿，賊竄，正窘，會都統佟鑑思絕賊歸路，進掣壕板，以路滑失足踣地，賊刃交下。子澄單騎馳救，砲洞馬腹，身受七傷。鵬龍負之趨，子澄曰：「憊矣！爾亟行，毋顧我。」賊酋高剛頭薄之急，子澄恐為所辱，沉於河。鵬龍率從子陳樑等皆戰死。事聞，加布政使銜，謚忠愍，建專祠。喪車還津，無貴賤皆往吊，哭如私親。天津祠落成，蠡縣人李某，生致高剛頭，剖心以祭。

子澄好為小詩，工駢體文，為政有聲，卒以殺賊致殞。人謂賊自河北經山西，所至席捲無堅城，獨受挫於子澄，使京師得以為備，其關係尤重雲。

先是賊過臨洺關，同知周憲曾公服坐餉鞘上，罵賊死。後子澄以知縣死直隸者：江安瀾，廣西臨桂人。舉人，挑教職，保知縣，發直隸，補柏鄉。咸豐元年，調靜海。賊北犯，靜海為畿南衝要，大軍援剿，供應無乏。賊入境，偕署都司潘宗得等擒斬偽司馬陳得旺，大隊麕至，官軍眾寡不敵，遽潰。城陷，赴水死。破沙河，王衡身中七刃死；破欒城，唐盛朝服罵賊，賊縛之柱上死，典史陳虎臣從死。

又馬雲嵐，慶雲人。州判。賊犯縣城，率鄉團出禦，被執，不屈死。子龍文從死。卹如例，予世職。

文穎，字魯齋，趙氏，漢軍正藍旗人。道光二十五年進士，用知縣，發山東，補蒙陰。邑患蝗，兩以文籥神，皆應。調陽信，弭抗漕釁。又調商河，濬徒駭河，境免積潦。時粵匪已竄直隸之建通鎮，去商河百里，募練鄉勇，民恃無恐。調省主糧台事，適股匪入東境，金鄉、鄆城皆陷，而陽穀當其衝。大吏以文穎有幹才，檄令往署，至則城備久弛，急號召鄉團為守禦計。是時將軍善祿擁重兵駐東昌，飛牒請援，置不應。憤極，抵案曰：「死耳，復何言！」或諷以出城待援者，怒斥曰：「與城俱存亡，豈有臨難苟免之文某哉？」

未幾，賊大至，割半袖付僕馳報父母，即懷印上城，與典史徐鳳喈從容出印相視。賊入城，怒馬馳入賊隊，被七創，罵不絕口死。鳳喈及教官李文綬同遇害。文穎抵任才五日，時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九日。事聞，優恤，立專祠，予世職。文穎嘗過泰山，題句有云：「此行不了封侯業，原把頑軀竊比君。」蓋以泰山自矢，見危授命，其志素定雲。子四，三爾豐，自有傳。

張積功，江蘇儀徵人。嘉慶二十三年舉人。道光十年大挑知縣，發山東，歷州縣吏。二十年，初權臨淄。前政不善，多流亡，以誠招徠之，皆歸故業。即墨饑民滋擾，檄往辦理而定。朝城民變，民聞積功治臨淄事，即首行館請死，喻以理，懲以法，皆歡呼去。咸豐四年三月，賊攻臨清州，積功適知州事，守禦十四晝夜。十四日，城陷，闔門死難。初，賊過冠縣，知縣傅士珍自經死。

典史瞿濬，字菊坪，江蘇武進人。帥鄉勇出敵，遇賊城圍，中鳥槍，洞其肋，墜馬。欲退保於司獄，賊追及，刃傷其胸，罵不絕口，剖腹死之。妻呂氏，罵賊，被寸磔。亦全家遇害，時三月朔也。

冒芬，江蘇如皋人。巡檢，發廣東，補北寨司巡檢，調五斗口。緝獲盜匪傅敏南、烏石姊等，有能名。擢廣州府經歷，調海豐縣丞。英吉利擾廣州，以守城功進知縣，授開平縣。縣介新會、鶴山間，盜賊出沒，芬嚴為條約，捕甚多。歷權高要、曲江、乳源等縣。

咸豐二年，洪秀全陷仁化、樂昌兩縣，分股攻乳源，芬募勇三百，約都司車定海扼河為守，使鄉勇繞出河岸設伏。凌晨賊至，官軍隔河砲斃騎馬賊一，伏軍薄其後，夾擊之，賊大潰。渡河追擊，斬甚眾。

餘匪吳煥中、黃老滿等潛聚曲江龍歸墟，結連羅鏡墟凌十八，圖复逞。煥中潛至乳源，為邏者獲。芬訊得實，偕千總張鷹揚馳往，捕獲黃老　　滿等頭目十三名，解經曲江寺前村，猝與羅鏡賊遇。鷹揚所部潰散，芬率親軍百餘人與賊戰，軍火盡，芬被創，賊奪黃老滿去。芬裹創為書，上總督葉名琛，極言兩粵賊勢急，宜聯絡官民，早繕備具。越數日，傷劇卒。卹如例，後建專祠。

施作霖，浙江蕭山人。道光二十九年拔貢，用知縣，發陝西。咸豐三年，粵賊竄河南，奉檄督練勇防陝境，署城固縣知縣。七年，河南角子山捻匪擾南陽府，將竄陝，巡撫曾望顏以作霖練勇有紀律，令防商南。馳抵清油河，距武關三十里，賊已潛由天橋河陷武關，作霖偕候補同知曾兆蓉夜冒風雪抵頭條嶺，擊卻賊前敵。越四道嶺，賊蜂至。作霖奮下擊，義勇厲進，作霖手殲悍賊王黨。餘賊卻拒守關，作霖直逼關前，賊復三面撲。熠賊二十餘騎，賊攻愈猛。作霖分隊擊，身受重創，力竭死。家丁王建、義勇馬永剛等十三人皆死之。賜卹，謚剛毅，賞世職，建專祠。

韓體震，字省齋，河南夏邑人。道光二十五年，捐州吏目，補直隸祁州吏目。因父作謀

任文安主簿，迴避，補山東德州吏目，捐升知縣。以防堵功，獎開缺即選，選湖北通城縣。防堵鄰境要隘出力，保同知。同治元年，鄂督官文調赴軍營差委，嗣權孝感縣事。孝感屢經殘破，城缺不完，體震修葺之，招鄉勇城守。閏八月，捻匪大股分擾京山、應城一帶，闌入縣境，遂撲縣城。體震與護軍統領舒保善因請入城同守，始解鞍，而賊由缺口入城，體震率勇巷戰，眾寡不敵，身受十傷，刀矛槍子無不備，大呼殺賊而死。詔照知府例賜卹，給世職。

德克登額，字靜庵，滿洲某旗人。由筆帖式從將軍都興阿軍，累保至副都統記名。嘗從攻廣濟，守營壘，不眠者七晝夜。為人沉靜，溽暑不去長衣，每曰：「賊平即回家授徒，暇則垂釣黑龍江。」又曰：「世受國恩，得一日授命疆場，則吾事畢矣！」與體震同守城，城陷，死之。

蔣嘉毅，順天大興籍，浙江山陰山。以府經歷發貴州，旋保知縣。咸豐三年，署荔波縣。縣毗連粵西，粵氛近偪，土匪乘之。嘉毅內守外禦，境內安堵。始之任，獄多繁，囚半逆黨脅從，復有挾私誣告人從匪者。嘉毅訊得實，俱決釋之。時芻糧告匱，或以勸捐進，嘉毅曰：「民被蹂躪久矣，忍朘其生而激變乎？」事遂寢。五年六月，水匪叛，與廣匪合，約五六千人，薄城下，嘉毅募勇五百人擊退之。時土匪遍地，餉需匱乏，嘉毅毀家募勇，妻陸氏亦出𥳇 義釧佐軍，眾感奮，守愈堅。以故附近州縣皆不保，獨荔波得存。十月，賊復至，嘉毅部署城防，誓師出營於水堡，與賊遇，戰捷，賊小卻，後見師乏援，始無忌，麾眾並進。嘉毅鏖戰終日，傷亡略盡，猶裹創刃賊，俄被執。賊乘勝攻城，城以有備，卒不破。嘉毅既陷賊，怒罵不屈。賊束薪漬油遍體灼之，死而復甦，甦則罵，罵則復灼，如是數次，乃絕。貴州巡撫蔣霨遠以嘉毅善政得民，力捍疆圉，被害尤慘。奏入，卹世職。　　士請捐建專祠，允之。

鄧玲筠，字治薌，湖南寧鄉人。道光二十三年舉人。咸豐六年，以知縣發貴州。七年，擢知印江縣，時黔中苗、教匪充斥，匪酋以邪教蠱亂，民有黃號、白號等目，鄉團多叛應之。玲筠銳意　　圖治，週巡轄境，與田更畬叟握手詢利病，手疏小冊，用是能摘發民隱，訟者神之。思南賊熾，地連印江，亟行保甲法。單騎詣各鄉，手自敦率，給門牌如式。署紙尾十則：曰忤逆，曰習邪教，曰私結盟黨，曰劫掠，曰藏匪類，曰竊盜，曰容留娼妓，曰賭博，曰鬥毆生事，曰唆訟。各擇士紳董之，犯者同甲勿與齒。改悔者許具狀於各條下，加小印曰「自新」；其頑抗及無人敢具保者治之。且計月以驗紳董之能否，加勸懲焉。又加意課士，割俸給書院餐錢，與講求正學，並及軍政，士皆畏愛之。勸民修水利，立法詳盡易曉，或親履指示，不以勺水擾民。邪教惑眾，為文告抉摘其謬，

婦孺能解。簡壯丁數百，親教之擊刺法。

是年十二月，賊陷思南，將犯印江。印江故無城，出營於雲泮禦賊。賊以書請假道，焚書，斬其人。賊從間道襲治所，玲筠袖銅椎斃三賊。賊環攻，復出銅鐧格鬥，賊莫敢近。忽四山火起，乃突圍，抵銅仁乞師，得練總王士秀領五百人，一日夜行三百里。民見玲筠歸，奮躍，復得壯士千餘，仍從至雲泮。是日大霧，人馬對立不相見，譟而進。賊奔，自相蹴踏，墜崖死者無算。复追百餘裡，戰中壩，戰螺生溪，戰袁家灣，皆捷。

八年春，知府令玲筠越境勦賊，知府先聞賊畏玲筠，立鄧字旗懾賊，故嚴檄三至。縣民苦留，玲筠慨然曰：「郡守檄，縣令安敢違？且殺賊固　　無分畛域也。」以千三百人往。師次分水垭，賊混運糧者入營門，變作，眾驚潰。玲筠親搏戰，飛石中首，手格殺一賊，足後被創，遂及於難，喪其元。後軍聞失事，憤極，殊死鬥，殺聲與哭聲並，卒奪玲筠屍還。乃樹「忠憤」幟，誓復仇，賊懼，退屯八十里。喪歸，士民大慟，爭致賻賵。有負販傭，挈錢四　，將運鹽，悉以充賻。或曰：「如爾家何？」傭哭曰：「公死，吾屬無葬所矣！何家為？」民懷其德，立祠祀之。並刻遺集，曰鉅業堂稿。

承順，佟佳氏，漢軍正藍旗人。由文生於咸豐四年隨其父甘肅寧夏鎮總兵定安出征湖北，累功擢至通判，發甘肅。歷權寧夏鹽捕通判、平番縣事，授甘州撫彝通判，所至有聲。同治元年，西寧撤回就撫，大吏以貴德廳孤懸大河以外，漢民與番、回雜處，治理不易，檄承順往署。適番、回械鬥，承順為之平怨息爭，番、回悅服。值河州回匪倡亂，甘、涼、寧、肅一帶響應，貴德回民洶洶欲動，承順勸導解散，以被難婦孺置署中別院，撫養數年。有主者認還，無主者擇配。由是漢、番感戴，回民亦懾其威。

時西寧所屬各廳相繼淪陷，貴德一廳孤立賊中者六年。城中回民暗結陝回謀亂，承順密調兵勇入城，嚴為之備。回首馬朵三等率眾千餘人攻城，承順登陴抵禦，砲石雨下，斃賊頗多。城內回民開門應賊，城遂陷。承順率勇巷戰，身受重創，厲聲罵賊，賊怒，斷其左臂，罵愈厲；复斷其右足，罵如故；遂斷其首而支解之。其弟議敘知縣崇順、監生吉順扶其母薩克達氏至屍所哭詈，皆遇害。家丁李文忠等七名，同時死之。事聞，卹贈道銜，給世職。

貴德士民復以死事狀赴都申訴，御史吳可讀疏言：「青海辦事大臣玉通疏報，祇及承順被害情形，猶惑於當時'回眾拘集漢民、勒寫官偪民反，漢、回同謀戕官'之說，後經查覆，於精忠大節，仍未述及。在承順為國捐軀，光明俊偉，於原遂矣。遺愛在民，漢、

番男婦老幼呼為活佛。誤觸其名，即童子皆呵禁之。在朝廷為有臣，定安為有子，甘肅為有官。闔門全節，允為一代完人，再懇優恤。」光緒初元，陝甘總督左宗棠覆奏，謂：「承順死節奇偉，一時僅見。綱常名義，不因品秩等差而別，則表揚較名位尊顯為尤亟。請官為建祠，並予謚法，以勵人心。」疏上，允之，謚勤愍。

托克清阿，字凝如，滿洲正藍旗人。道光十四年舉人，大挑知縣，發甘肅，署環縣、安化知縣，及土魯番同知。以清查事鐫級。咸豐元年，捐復原官，補皋蘭。時回、捻擾陝、甘，土匪聞風響應。侍郎梁瀚治團練，疏薦之。總督樂斌亦以其任事果敢，檄署秦州直隸州知州，尋實授。同治二年，逆回竄甘南，州境戒嚴，托克清阿募壯勇，繕器械，力籌守禦。賊竄秦安，率軍迎剿，屢挫賊。賊糾大股至，眾寡不敵，力戰死之。事聞，詔以道員從優議卹，秦州及本旗立專祠。後秦州承其規畫，防禦嚴密，境獲安全。四年，秦州士民以托克清阿忠貞孝友，慈惠嚴明，潔己愛民，禦災捍患，在任時民皆安業，賊不犯境。遺愛餘威，實足固民心而寒賊膽，籲請加恩賜謚。總督恩麟據以入告，特詔允之，予謚剛烈。

馮元吉，字景梅，浙江山陰人。由供事議敘從九品，分廣西，歷署貴縣五山汛、凌雲平樂司巡檢。道光二十八年，授宜山龍門巡檢。咸豐元年，金田賊由武宣東鄉逃竄，都統烏蘭泰、提督向榮、總兵秦定三等節節追剿。賊竄象州，兵勇不能禦，直至大樂墟，轉掠龍門。元吉率鄉兵御之，戰敗，馳回署，衣冠坐堂皇，二子澍、溥侍立。家人請暫避，元吉厲聲曰：「身為命官，不能殺賊安民，走避偷生，吾不為也！」麾二子出，皆痛哭不去。賊至，父子抗罵，同遇害。家丁嚴祿、夏玉俱死。詔以元吉微員，從容盡節，澍、溥從父殉難，忠孝堪嘉。贈鹽運使司知事銜，賞世職，建專祠，澍、溥附祀。

平源，字沛霖，順天大興籍，浙江山陰人。由吏員敘典史，發安徽。咸豐二年，署懷寧縣典史，卹獄囚，嘗曰：「囚死於法，可也；死於非法，不可也。」眠食皆躬察之。粵匪犯安慶，事急，囚譁，欲脫械去。源至，囚曰：「此何時也，公胡弗自便？」源曰：「此若輩所以犯刑也，死可苟免耶？」囚曰：「公不去，囚何忍去？」俄而城陷，巡撫蔣文慶遇害，餘官皆走。源獨冠服坐獄門外，賊至，脅之曰：「若降，官；若不然，飲吾刃！」源曰：「刃則刃耳，吾豈受汝脅者？」賊曳至懷寧縣署外殺之，逮死罵不絕口。安慶人思之，為立石於殉節處。

時又有張寶華者，為望江縣典史。聞城陷，視其妻賈氏自經畢，冠服坐堂上罵賊，死。華陽鎮巡檢王泗同時殉難，盱眙縣典史週來豫後於九年助守縣城，力戰墜馬死。

餘寶錕，江西德化人。附貢生，捐知縣。道光十六年，選授浙江景寧縣，以才力不及降調。复捐縣丞，發貴州。咸豐五年三月，署麻哈州吏目。四月，仁懷縣教匪楊灄喜竄麻哈，隨知州何鋌擊卻之。尋盜魁陳大陸糾苗匪來犯，复隨鋌出戰。賊退，遂率眾攻拔下司岩、下雞場等處，扼茅坪山，悉力堵禦。未幾，賊聚益眾，勢不能敵。退州城，賊旋陷都匀府。提督孝順兵至茅坪被圍，寶錕率團兵隨總兵佟攀梅援剿，圍解。自是無日不戰，互有勝負。巡撫蔣霨遠檄雲南降將陳得功隨孝順攻克都匀，進援麻哈，官軍勢復振。得功旋叛去，孝順軍潰，賊大股圍州城三日，寶錕率鄉兵登陴固守，賊不　　得逞。七年，城中糧匱，兵益單，寶錕自誓與城存亡。八年正月，賊悉眾來攻，寶錕出北門迎敵，不利，入城，賊已自他門入。寶錕持矛巷戰，賊不忍害，揮令去。寶錕怒罵，掣矛刺之，賊奪矛還刺，死之。

王汝揆，甘肅伏羌人。道光二十年舉人，揀選知縣，親老改教職。咸豐間，授平涼縣教諭。同治元年，陝西回匪竄乾鳳，偪甘肅境，汝揆上書平慶涇道萬金鏞曰：「賊西偪鳳翔，必分黨由汧、隴間道趨秦安東北，構煽醜類。宜及其未至，扼險嚴防。不然，內應且四起，平涼擾則靈、固、狄、河等州縣亦危矣！」言未及用，賊尋由固關逾隴，張家川、蓮花城土回應之，陷鹽茶及固原，金鏞死之，平涼戒嚴。汝揆議盡毀城外民舍，無令賊倚為障蔽，議不行。未幾，賊圍平涼，汝揆協同守令，督率生徒，登陴固守，衣不解帶者六閱月。一日，偵西北二路賊少可擊，謁知府田增壽請率壯士縋城出剿，又不許。二年，賊匿民舍掘地道，納火藥轟之，城遂陷。人皆泣曰：「早從教諭言，事豈至此乎？」汝揆還署，易朝服，北向叩首訖，妻汪氏暨女一、孫女一皆死，乃從容就縊於孔廟鍾虡以殉。

汝揆性質實，敦孝友。居親喪，不入內，不御酒肉。弟印揆，客西寧久，音信乏絕，汝揆往尋之，風雪中徒步千餘裡，卒挈其弟以歸。平生肆力於經籍，家居課徒，以窮經為急，輒點勘善本授之，勗以立品敦行。其官平涼，亦以是為教。期年，訟庭無士子跡。當城未陷之先兩月，有門人馳書勸引疾歸，謂可免難。汝揆曰：「無疾而稱疾，是欺也；食祿而苟免，非義也。」乃為書與戚友訣，略曰：「我生不辰，逢天癉怒，向者耳聞之，今則目睹之。平郡自二月以來，圍困日迫，飛書告急，援兵無一至者。汝揆妻、女，行當自盡，決不受辱於賊手。死者士之終，今誠獲死所矣。惟官卑不得展一籌以報國，死有餘憾耳。」三年，官軍克平涼，總督楊岳斌請優恤。六年，總督穆圖善疏陳汝揆死事狀，請照陣亡例議卹，贈國子監助教銜，給世職，又命於本籍建祠，以從死之妻、女等附祀。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4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